

月亮的三次升起

——论《月亮·一把雪亮的刀子》中的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手法

高一宜

(西安外国语大学20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, 陕西 西安 710128)

摘要: 洛夫作为中国诗坛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, 由于其诗作的诡异奇绝, 创作量极其丰富, 被诗歌界喻为诗魔。《月亮·一把雪亮的刀子》选自《洛夫全集》第四辑《魔歌》(1970-1974), 具有洛夫早期风格的特点。诗中出现了大量的意象: 日历、手指、月、酒杯、枕头、水田、钟、时间、月光的温度、苜蓿的香气、回声、脚步声等。本文试着以诗中的月意象为主要研究对象, 结合全诗分析《月亮·一把雪亮的刀子》中的超现实主义及象征主义手法。

关键词: 超现实主义 象征主义 月意象

中图分类号: J905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94047-(2019)04-059-002

一、超现实主义初探

1943年, 洛夫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散文《秋日的庭院》, 自此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。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及自己的诗歌风格, “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现代主义的热切拥抱, 到80年代对传统文化, 尤其是古典诗歌的回眸审视, 重加评估, 再到90年代追随前人的脚步, 将现代与传统、西方与中国的诗歌美学, 做有机性的整合与交融……”^[1]以《魔歌》为界, 洛夫前期深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, 同时将存在主义与象征主义一同吸收进自己的诗歌创作中, 呈现出“在西方现代主义、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, 狂热追求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极端倾向。”

^[2]《月亮·一把雪亮的刀子》选自洛夫1974年出版的诗集《魔歌》, 在手法及思想上都有着超现实主义及象征主义的特点。

二、月亮的三次升起

(一) 游走的画面: 意象的暗示性与多义性

洛夫在《洛夫诗全集》中曾提到, “当年我们一群诗人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, 把诗写得晦涩难解……有的评论家说现代诗是一种保护伞, 其实不只是指超现实主义, 而是泛指所有运用隐晦手法,

如象征、暗喻、暗示等广义现代主义的各种技巧而言。”^[3]象征主义诗歌特别注重暗示的表现方法。

马拉美指出, 象征主义的两大特性是暗示性和神秘性。暗示性是指诗歌的表现方法, 而神秘性则是指诗歌所指的世界的特征……因此现代诗学就将象征主义的暗示吸收进意象理论中。于是, 这时的意象不再是一个空灵的、情与景的结晶体, 而更是一种复杂的经验、情感与物象相融合的产物。同时, 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跳跃性增强, 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联系被有意割断, 从而使诗歌具有了暗示性, 并使诗歌从直白、浅显变为含蓄而朦胧。^[4]

象征主义诗歌本身并不是目的, 它的目的在于用暗示的方法去象征这个神秘的世界。所以, 象征主义诗歌特别注重暗示的表现方法。这里试着从象征主义的角度, 探讨本诗中意象的暗示性与多义性。本段以分析月意象为引, 探讨意象在本诗中承担的角色。在上文提到的意象中, 日历与月都是时间的指代, 不同的是一个是显性指代另一个是隐性指代。对诗歌含义的一个解读是其中蕴含着对时间的焦虑。焦虑是人类生来便会有有的情绪。因为无法控制时间的流逝, 掌握命运的走向, 诗人从白天焦虑到黑夜, 再到月出。焦虑的另一层含义是恐惧, 恐惧时间的流逝, 这种不满的情绪使他改变了月意

收稿日期: 2019-11-15

作者简介: 高一宜(1998—), 女, 陕西富县人, 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四学生。

象的感情色彩，将它化成了一把锋利的刀。这里的月既暗示时间的开始，又暗示时间的流逝，它是时间的象征，也是时间的度量者。

月这个意象在诗中反复出现了三次，也变换了三种形态。第一种是“月出无声”的月，在这里月亮是类似于古典美学中传统的月意象，代表一种朦胧的柔和的美，昭示着夜晚的降临，营造出一种圆融温柔的氛围。酒杯意象是对“月出无声”意象的一种应和，它们连同“床前月光”“疑是地上”一起构建出与第一句不同的古典氛围，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”虽然此床非彼床，但汉字带来的意境的相似性是不能忽视的。到这时，诗歌从现代化的“划着日历”转向古典的意境，标志是一次月亮的升起。但是诗人在这里并没有继续书写读者期待视野中的“乡愁”，而是笔锋一转，将它喻成一把雪亮的刀子。从颜色上来看，“雪亮”这个形容词与月亮惯有的柔和的黄色光芒不同，显得锋利，负面，刺眼，耀目。由于月亮距离人们很遥远，又是司空见惯的景象，读者极少会感到月亮“刀子一般的攻击性”，所以显得陌生。这种意象之间非理性的连接是本诗的一个特点，即用不符合人们日常认知的比喻营造出“陌生化”的效果。这是月意象的第二次出现，在这里它成为了焦虑的象征，代表着时间的流逝。月亮的尖锐代表诗人对时间流逝的负面情绪，月光“温度”的下降也是一个例证。诗人企图用月亮割掉“明日的喉管”，在明知不可能完成的前提下更增添了一份焦虑的情绪。“月亮横过”是月亮再一次转换象征色彩的标志，空间也随之转换，从屋内到水田，再回到屋内躺着的躯体上。这时月亮是配角，是梦的倒影。月亮的第三次出现是在最后一句，“月出，无声”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诗人不仅完成了从白天到黑夜的跨越，也完成了从春季到冬季的跨越。苜蓿花开是春季，冰雪行进代表了诗中的季节已经到了冬天。诗人两次写到“月出无声”，如果说第一次“月出”让诗人感到焦虑，结尾的“月出无声”则是一种重复，你可以说这样的重复代表了诗人认为生命的无意义，也可以说诗人在重复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思考和平静的过程。

（二）隐晦难解的诗：诗的不可解读性

超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强调诗的不可解读性，诗

是由个人的内在潜意识、梦幻和想象组合拼接而成的，因而传统的解诗方式在这样的诗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。纵观全诗，作者用丰富的意象构成了一个充斥着潜意识和梦幻的世界。我们可以看到洛夫使用了许多通感和联觉的手法，呈现出诗歌时空的断裂与跳跃。通感和联觉是象征主义惯用的手法，洛夫曾将超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、存在主义一同吸收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。在这首诗中，时间是贯穿全诗的意象，与“月”相互呼应，月亮在明，时间在暗。苜蓿的香气营造出一种喑哑的氛围，思想作为一个抽象的意象在梦中被实体化，成为“睡眠中的群兽”，这里具有典型的超现实主义的特点。

超现实主义力求从潜意识和梦幻的角度来把握最内在的真实，洛夫一方面营造出梦幻的氛围，另一方面书写潜意识的躁动，“思想之魔”“火的羽翼”“巨大的爪蹄”都体现出了他的不安。根据超现实主义来分析，诗歌前半段叙述仍保持着节制与冷静，“进入睡眠”后的书写则更加贴近其真实的创作意图。另一方面，这首诗中的超现实主义还表现为洛夫结合了中国式美学的特点。超现实主义是非理性的，是潜意识与梦境的一场狂欢。诗中最后将意象落到一个平静的“月出无声”的状态，暗含了中国禅意，复归寂静。我们可以说，这首小诗既有西方超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特点，同时也暗含着中国式的美学思想，从而形成独特的审美意境。一首诗的阐释角度有很多，单单界定其流派为超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是不够严谨的，本文仅从超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角度试着解读这首诗，希望得到斧正。

参考文献

- [1]繁体版《洛夫诗歌全集》序言,2011.
- [2]繁体版《洛夫诗歌全集》序言,2011.
- [3]《洛夫诗全集:镜中之象的背后》.
- [4]蒋忠波:《意象:诗歌本体的追寻——现代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意象理论》2004.4.

[责任编辑 梁 晶]